請減蘇松浮糧疏稿　居官備覽

請減蘇松浮糧疏稿

江撫韓世琦 康熙四年

奏為備陳蘇松田賦偏重之由恭請

睿慈鑒裁特准稍賜寬減以甦一方民困永培萬年

國本事切惟

皇圖永遠　國用浩繁當今所甚急者莫財賦若也然財賦之重首稱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蘇松為最臣詳按其地在禹貢本屬下下之壤厥後地窄人稠小民勤於耕作漸輸上上之賦今上古井田之制

不可復論矣自秦而降率皆稅畝漢初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東漢初行什一之稅後亦三十而稅一由晉迄唐至五季之間增減不一宋更定江浙稅法每畝不出一斗之外考之郡誌宋代之徵於蘇州者夏稅科錢秋糧科米其稅額不過三十餘萬徵於松江者科則亦同蘇松共計歲輸不過五十餘萬元初仍宋之舊至延祐中年增定賦額蘇州徵至八十餘萬松江徵至七十餘萬元末有張士誠者竊踞姑蘇取民無藝蘇州徵

至一百萬松江亦於舊額有加故明洪武初克士誠怒民之附寇乃取豪族所收佃戶租簿以定田稅自是蘇州多至三百餘萬石松江多至一百四十餘萬石於是民困弗堪連歲逋負及建文二年下詔有云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之頑民豈可爲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科則不得過一斗未幾而永樂奪位盡革建文之政蘇松之民復罹重賦之厄宣德正統閒民之逋負日甚特遣侍郎周忱巡撫其地淸追不能屢議蠲

免蘇州得減秋糧七十餘萬石松江得減三十餘萬石十止輕其二三存額尚屬繁重不惟與他處稅畝之例相去有若天淵即與同省連壤之常州起科亦自不侔然明之科歛懸有其額而民之實完於官者歲不過十分之五六故蘇松之有司終明之世完及七分者即爲上考徒擔重賦之名原無輸將之實今我

皇清肇造萬化聿新凡故明弊政莫不釐然革除而田賦之則一照萬曆年間之例載在新訂全書蘇州

則共平米二百五十餘萬石每畝科至三斗七升與三斗四升不等松江則共平米一百二十餘萬石科至三斗六升五合不等竊觀疆域田土無今止有此數與宋元之先無異也而賦稅之輸即未能追有宋以前之太輕獨奈何三倍於元時乎在故明有虛額不責其實完民力難支已不可言今也司農握算但按全書有一項之編徵即有一項之撥解定限考成必責十分全完否則叅罰隨至自順治二年至康熙元年歲歲掛欠積逋動盈千

萬守令之銓授斯土者席未暇煖褫革旋加日懷
參罰處分之懼莫展催科撫字之勞百姓之生於
其地者皮骨僅存衣食不謀忻受追呼敲朴之苦
幾無安土樂生之念即康熙二三兩年臣竭盡心
力多方勸懲僅能如額措完斯迫於
功令不得不令民剜肉醫瘡論之考成雖可免過揆
諸撫字負罪良深竊念繼此以往日甚一日民髓
愈枯民力愈詘若竟圖取盈不亟變計則鳩形鵠
視啼饑號寒之遺黎不胥填於溝壑必流散於四

方伏念我
皇上仁覆如天明見萬里去年察舊欠之難追憫生民
之當恤特降
俞旨寬免十五年以前逋賦矣今年又因星變復頒
恩詔盡蠲順治十八年以前錢糧矣眞可謂視民如傷
與天合德直當比隆三代非漢唐以下所可多見
也臣以愚昧竊敢廣推
皇度與其議蠲於催徵不得之後孰若施恩於浮賦難
完之先全民於敲脂剝髓之餘孰若愛養於元氣

未痊之日擴普天一視之仁憐吴民偏重之累將蘇松二府錢糧彷彿元時賦額兼照各省大例准與酌量大賜減省如以目前軍國多需勢難多減乞依常州接壤之科再若萬萬不能亦祈於十分之中稍減一二庶

皇上子惠元元率土同歡甦民困而名天休永培

國本於億萬斯年矣緣奉有關係

國家利弊民生休戚應興應革事宜各抒所見明白

陳奏之

上諭臣謹冒昧具
奏但字稍逾格貼黄難盡伏乞
睿慈全覽採擇施行奉
旨該部知道

掌京畿道御史施維翰 康熙八年七月初一日

題為田賦偏重已極東南民力堪憐懇
賜睿裁一視同仁事竊惟任土作貢民之義也天下之
民同則急公之義亦同天下之田同則起科之例

亦同間有未同不過以地有高下分厘之差等耳
而今稱田賦之最重者莫若東南東南之最重者
莫若蘇松夫一夫不獲
皇上深以爲憂況此數百萬之窮黎數百年之困苦獨
抱向隅良可憫也他省田賦之輕者無論矣即以
東南較之若浙江之杭嘉湖若江南之常鎮等處
田地肥磽無異科糧輕重懸殊揆厥所由此地元
末時爲張士誠所據横征無藝故明因之所以蘇
松之民終歲力穡猶不足以完正供加以水旱頻

仍醫瘡無肉徒受有司之敲朴但言撫字於催科

在上情窮於法在下力窮於心矣若非

皇上大沛恩膏略減課額則此方之民疾苦終無盡期

也查撫臣韓　曾有備陳蘇松田賦偏重一疏繪

圖甚悉該撫身在地方自非灼知困苦未敢率易

入告部覆以賦役全書徵收已久未便准從部臣

額遵成憲又非目擊艱危何敢輕爲議減令遇

皇上軫念民生疾苦之時謹冒昧上

聞伏乞特

賜宸斷施行奉
旨該部知道
江撫馬祜 康熙十年十月十七
題爲地方之潵壞日甚等事該臣看得臺臣張條
奏長洲等州縣從無陞任之官一案遵行藩臬二
司確察今據詳議前來臣擇其蘇松之民受病最
切蘇松之吏受累最深之處爲我
皇上陳之一曰賦役獨重民力困竭一曰坍佔未除包

荒猶在查蘇松額賦之重較宋代多七倍比元朝多三倍江西袁瑞二府浮糧已蒙減免今蘇松事屬一例未邀同仁之視至沿途馬路烽墩營堡公占民田坍江坍海版荒田地人戶包賠除據詳報批行確勘另疏具

題外惟重額浮糧或照接壤之常州起科或減十分之一二統祈

敕部酌議減除更有請者各官之考成宜寬人才之長短宜量江南各府數十萬錢糧千百萬人戶能無

逃亡尾欠不能全完定例罰俸停陞臣何敢率議
求免惟祈遵照
世祖章皇帝時未完不及一分姑予免議又人才有短長
地方有繁簡容臣等督撫於所屬各官中擇才之
短長計地之繁簡
題請互相調用庶人才各得器使臣身在地方目擊
最真何敢不據實詳陳緣係奉
旨令督撫確察從無陞任之官事理臣謹會同總督麻
總漕帥　會

題仰祈
敕部議覆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

禮科給事中嚴沆

題爲欲弘恤下之深仁必在甦民之重困謹備陳蠲
豁實政請乞
睿鑒採擇以急救窮黎事臣西浙竪儒叨中乙未進士
荷

世祖章皇帝選拔庶常改授科員於康熙二年蒙
皇仁内陞候補茲復
命管禮科事臣受
朝廷敎育之澤簡擢之榮隆恩深重何以仰報萬一伏
念生逢堯舜之朝惟欲躋斯世於唐虞之盛
皇上愛民之心誠與堯舜無異而地方猶患凋殘小民
猶多疾苦未得家給人足若周成康漢文景之日
此誠
宸衷所深軫而亟思拯救者也今日小民之困苦督撫

能言之言路能言之而議蠲議賑不過暫時補救之計未能除其受病之源臣以為惠民之實政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能與以有餘第在勿過取於不足之日民所苦者追呼也當此

功令森嚴之日條糧不完有司輕則罰俸降級重則革職不得不緊急追呼一日一催十日一比差役沓至至於隴畝農民拘集於公庭一番不完則加一番箠楚貧民之皮肉糜爛於敲朴之下及至敲朴屢加而仍然不完勢必至於監追以皮肉糜爛

之身。因禁於囹圄之內。拋離家室妻子。遇耕種之時。不得耕種。田土益荒。則貧窘益甚。破家亡身者必衆。而積欠終不能完。小民之疾苦。莫過於此。伏念

國家財賦爲重。催征不得不嚴。但使民力能完。而頑梗不納。則雖嚴尚可征足也。若民力實不能完。至於責比監追。而積欠如故。則立法雖嚴。而終無征足之望。如江南蘇松等府。自康熙元年至八年。積逋二百餘萬。是通計每年幾欠至三十萬之多。年年掛欠。催比不能。即欲勉輸之而必不可

得前此歲歲積欠之數恐即爲將來年年必欠之數於此量從寬免乃寬其必欠之額而非免其可完之額於　國家歷年征完之財賦原未嘗有所虧損也伏見戶部議覆江南撫臣馬　請減蘇松浮糧一疏謂蘇松地熟人稠田多額廣與袁瑞瘠土不同臣竊計蘇松條糧雖除去倍加之額比袁瑞浮糧未減之時尚且輕重懸殊是徵糧之科則業經分別沃土瘠土於未曾倍加之初故倍加之則瘠土固困而沃土亦不能不困又如常州與蘇

州接壤何嘗不地熟人稠田多額廣乃蘇松之額重而常州之額輕若一概勒追不量加軫恤切恐追呼之苦小民破家亡身因之田荒户絶而歲歲積欠之數終不能全完是百姓實受不免之害國家亦徒有不免之名而不收不免之實也似仍應酌量寬恤倘荷

皇上念追呼之苦憫小民瀕於破家亡身之痛得如江撫所請又出於浩蕩之

天恩庶免其必欠之額而民力可完者自易於全完矣

但使民困盡除則民力漸裕乃可養成殷富之象軼成康文景之日與唐虞比隆矣統祈
睿鑒敕部議覆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

北城御史孟雄飛 康熙十一年五月

題為敬因停徵恩諭推原積欠之由仍請
宸斷減免浮糧以除永累事臣父孟喬芳歷事
太宗皇帝

世祖章皇帝屢荷特恩簡擢寵眷優隆臣以菲才又蒙
皇上拔置臺班世受
國恩不啻天高地厚敢不竭盡心力圖報涓埃伏見
我
皇上仁心愷惻深軫民艱特
諭江南省以前未完錢糧暫行停徵小民孰不歡呼感
戴但前此之積欠雖寬而後此之永累未息查故
明因張士誠陳友諒仇怨之故江南蘇松二府江
西袁瑞二府錢糧皆額外加增

皇朝順治年間表瑞浮糧蒙
恩蠲免而蘇松曾未議及伏讀順治十八年二月内
上諭故明洪武因有仇怨或一處錢糧徵收甚重或一
處不許牛耕叫人自耕或一處併婦人女子爲娼或
一處已故之人不許葬埋在地拋棄於河此明朝有
仇怨於人民本朝並無仇怨何可踵行此等情由爾
部詳察議奏欽此至康熙四年五月内原任撫臣韓
世琦有備陳蘇松田賦偏重之由等事一疏但請
酌量減免或照常州府一例起科或十分中減除

二三而部議未允又科臣嚴沆有欲弘恤下之深仁等事一疏稱蘇松積逋通計每年幾至三十萬前此歲歲積欠之數恐即爲將來年年必欠之數於此量免乃寛其必欠之數而非免其可完之額於
國賦未嘗有虧戶部覆稱蘇松積逋二百餘萬其內官役透冒者多非全屬民欠以此無庸再議臣思錢糧爲田土正供徵收自有定額蘇松地沃人稠歷代以來徵收科則原較他省獨重至元朝又經加倍而明初扶怨横征比元時又多三倍

是爲額外過浮民力萬難輸納故明三百年來有司完及七分即爲上考是浮加徒有虛名徵收從未及額至我　國家歛從其薄賦役全書悉照萬曆年間經制明季所增之餉盡行蠲除獨蘇松浮糧乃明初所加未經減免以致追比不前歲歲壓欠有司畏考成參罰責比監追何嘗不力乃小民甘以肌膚受箠楚甘以身體囚囹圄終不能全完據韓世琦疏稱順治二年至康熙元年積逋動盈千萬據馬祜疏稱康熙元年至八年那撮并民欠

至二百餘萬可見現餉之經徵無有一年不欠而積逋之帶徵亦無有一案續完部臣所謂官役透冒亦係那移抵補借解借支之故惟有民欠是以有那移那後所以補前則積逋仍皆民欠今帶徵雖已暫停而現徵仍然過重誠恐壓欠如故小民受累無窮本年輸不及額責比監追民困一矣次年新舊無徵又增一倍帶徵之數兩番追比民困二矣積至三年五年則帶徵亦多至三五倍一案不完必加一番追比民無日不責比無人不受刑

苦累不已。有身亡家破之患。漸至戶絕地荒。恐每歲可完之正賦。因之反致虧欠。蘇松財賦重地。不加愛養休息。萬一民困日深。至虧正賦。是爲欲取贏而反受詘病在

國而不獨在民。伏念部臣以

國計爲重。謹持成例。不肯輕議減免。固屬職分攸宜。但謀國莫要於恤民。爲民正所以爲國。若此項浮糧。曾有一年如期而納。如數而收。而民力尚在。可完。減之恐虧

國課也。乃經徵則無一年不欠。帶徵則無一案續完。每數十萬之積欠。僅爲紙上虛

開之數並無庫內徵得之銀是徒存不減之名而終無全完之實 國家不收其利而小民實受其害害在一時者追呼敲扑之慘而害在永久者漸有人亡家破戶絕地荒之憂所關非細臣思
洪恩浩蕩出自
朝廷非臣下所當擅議請乞
宸衷決斷特
敕部議竟行減免庶浮糧去則正額能完嗣後不致逋欠而盡除苦累則民力稍饒財賦重地復覩豐盛

之象矣臣從　國計民生起見詳切敷陳字多逾
額統祈
皇上鑒宥施行奉
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左都御史吳正治　康熙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題爲錢糧積欠有由蘇松額賦偏重敬因清查之
上諭請沛酌減之洪恩以除民生永累以培萬世國本
事伏念江南財賦之區我

皇上因累年積欠至二三百萬之多特　命廷臣會議
應否差大臣往查分晰在官在民應追應蠲具見
皇上軫念官民至意臣思錢糧之所以積欠者固有其
由不知民生困苦之原從事酌議則清理雖於一
時而拖欠仍貽於後日夫所謂積欠之由亦曰蘇
松浮糧而已及今清查善後之策亦曰減蘇松之
浮糧而已蓋賦重甲於天下而蘇松兩府尤甚明
初洪武以張士誠竊踞姑蘇怒地方之附寇遂取
民間租籍照額定課故蘇松額糧不惟與他省輕

重懸殊即以接壤之常州一府較之亦加倍不止查常州府每畝科平米一斗五六升下至八升五升不等蘇松浮糧在故明雖已屢減然每畝科三斗七八升至三斗二升二斗五升不等下則之田亦科一斗九升夫田畝之所收非有異於別壤而輸課之逾額獨數倍於他方民力幾何其能堪此在故明雖以私憾定重額原未嘗歲歲徵完今

國家任土作貢取民有制普天率土應無異視奈何踵前代之弊政而重困此一方民耶况查他省錢

糧積欠並未有如江南之多者是浮增之糧額原非可完之數而必欠之數也今聽紙上之成數責有司以催科經催則無年不欠帶徵則累案算完豈真民不急公吏不勤比也葢賦重力竭實難全輸也前此屢經諸臣條奏未蒙允行在部臣不過以國計爲重不肯輕議減豁耳抑思賦詘由於民窮民窮由於額重以每畝科至二三斗有餘之糧又有帮貼有條銀有丁銀有雜項差徭小民一歲收穫不足供一歲之徵輸一值追比嚴急則

多方假貸剜肉醫瘡。兾免敲扑。日復一日。則富者漸貧。貧者益困。而嚚然喪其樂生之心。萬一戶絕丁逃。爲累更大。是浮糧病民而害且及國也。在部臣又以蘇松積逋。內有官役透冒。非全屬民欠。故未便議蠲耳。抑思有浮糧。是以有民欠。有民欠。是以有那移。歷年那移借解欵項紛煩。帶徵之官。勢不免於叅罰。因與蠹役任意侵漁。至於官吏易頭緒淆亂。侵欠難清。何妨彼此分肥。其透冒之弊。不盡民欠。未嘗不因民欠所致。前此有司迫於考

成以欠作完惟有捏報迨水落石出而官役褫革餉竟空懸是浮糧病民亦以病官而究無益於
國也目今奉　諭清察侵欠自當難掩然一一而察之能一一而追之乎東南民力竭矣臣有以知其不能也故欲杜侵欠之弊根必在於除故明重斂而後江南之民庶有起色從此年徵年足無民欠自無那移無那移自無透冒減浮甦困正所以足額裕儲利民利國其道固相因也漢初田租三十而稅一故文景治致殷富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我

皇上視民如傷當茲旱暵之時實圖修省四海之內無

不引領待澤請祈

睿斷立沛德音將蘇松二府浮糧酌量議減照常州府

一例起科輸納從民力稍寬

國課日裕隆恩出自

皇上億萬載被德無疆矣

江南江蘇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慕天顏

奏爲蘇松浮糧萬難完額酌減仍於歲入無虧備陳

歷代增損原委請乞

皇上特恩培邦本以清賦源事切惟江南爲天下財賦

之區即爲

國家根本之地其所資於民者既重則培養之者宜

優我

皇上特諭舊欠停徵新糧減半培養江南民人

聖恩之渥無以復加而蘇松民困尤苛

宸衷軫恤者。臣慮切深遠。冒昧爲我
皇上陳之。夫江南錢糧。獨蘇松最重。亦惟蘇松積逋。從
未有一歲照額十分全完者。豈民盡頑抗而不畏
敲扑乎。豈官盡闒茸而甘誤考成乎。臣初至地方。
即根究蘇松錢糧所以不完之故。紳民耆老。無一
不曰故明之初。加重浮糧。積困難堪。地之所產租
之所入。實不敷於供輸。是以民貧日甚。不能完額。
臣思蘇松二府田畝。若照各省科算。幾有十倍。即
以鄰郡常鎮科則相形。蘇松亦兩倍過之。俱不敢

比例請減假使蘇松重賦或一官曾經徵足或一縣可以全完或一歲偶能及額是
朝廷實收其用而小民力猶能勝相習既久臣亦不敢請也臣查康熙八年以前奏銷之數每年欠至六七十萬大半欠在蘇松即邇來撫臣與臣殫力勸輸康熙十年十一年考成雖未完不及一分而以他屬之完合蘇松之欠通融算結之數非蘇松亦能完至九分也蘇松歲逋累萬斷斷難清節年造
報

恩詔。赦免冊。

上諭停徵冊。本折民欠可稽。臣考故明之世。此等州縣錢糧完至七八分。即爲上考。今漕糧升合皆歸

天儲。地丁分厘皆撥正用。有一不完。叅罰隨之矣。小民之膏血無存。則有司之智勇俱困。甚至挪墊以塞責一時。此盈而彼詘。舊補而新虧。在民之拖欠依然。在官之收支反混。徒有虛額。究無實濟。積年懸項。仍奉

皇恩赦。蠲與其赦免於民力既窮之後。孰若早沛

恩綸培養斯民爲萬年根本之圖也哉我
皇上御極之初欽頒
上諭諭户部查洪武以後因有仇怨或一處錢糧徵收
甚重或一處不許牛耕叫人自耕此等情由爾部詳
察議奏煌煌
恩諭昭布中外此蘇松錢糧甚重正爲故明仇怨所加
者也臣細查蘇松賦税源流禹貢揚州厥田下下
唐天寶時財賦始增宋保祐景定間蘇郡苗米額
至三十萬松郡苗米額至二十七萬元世祖時悉

循宋舊。迨延祐中。蘇州府夏稅絲二萬二千餘斤。秋糧八十八萬餘石。松江府夏稅秋糧六十五萬餘石。明洪武初。定天下賦稅。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惟蘇州因張士誠久抗不下。怒其附寇。取豪族租簿。俾有司加稅。名爲官田。故蘇賦獨重。松江亦然。蘇松糧額。共至四百萬矣。建文方詔減免。永樂仍復洪武舊制。宣德五年。敕諭減租每田一畝。舊額一斗至四斗者。減十分之二。自四

斗一升至五斗者。減十分之三。正統元年。官田准民田起科。蘇松減額糧八十餘萬石。從巡撫周忱之請也。當是時。蘇松逋稅七百九十萬。松江逋亦甚多。忱與知府況鍾曲算奏減之。而王鏊猶稱民間重額尚未盡除。繼此因漕運遞增耗米。沿爲正糧。并入平米額內。不分正耗。至萬曆時代有增加。

臣考蘇松舊誌及從信錄文獻通考諸書。歷載沿革甚詳。我

皇朝刊定賦役全書。蘇州府田地九萬五千餘頃。科平

米二百四十五萬歲徵本色米豆一百五萬餘石折色銀一百一十七萬餘兩松江府田地四萬一千餘頃科平米一百二十一萬歲徵本色米四十三萬餘石折色銀六十三萬餘兩此照萬曆年間定賦比宋已多七倍比元已多三倍兩郡之民困於浮糧三百餘年矣如江西袁瑞等屬故明所加浮糧已奉

世祖章皇帝特允布政使莊應會條陳磨對舊額

賜與豁免則蘇松事同一例可以仰邀

天恩前撫臣韓世琦於康熙四年疏請減額未蒙部議
允行康熙十年撫臣馬祜於地方之弊壞等事案
內據臣等條議剴切具
題仍未議允臣非不知蘇松財賦天下軍需所係難
以議減疊經諸臣條請何敢再行瀆
奏但臣迫切仰籲
皇恩者以臣身在地方三載設法催科未能如額實因
民間尾欠究竟催徵不得原無濟於軍需況臣今
所請量減亦僅指催徵不得之虛數於歲入無損

於民困可甦恭逢
聖主在上將起百代之衰不使一夫不獲寧忍兩郡億
萬生靈沉困於故明之弊政乎臣謹就今日萬難
足額者而言每年約有民欠本折三十餘萬內荒
坍公占者居其一浮糧難完者居其二若止將坍
荒公占之糧除豁而浮糧不行減除則蘇松賦稅
仍屬難完今坍荒公占田地除臣另疏
奏請勘豁外其浮糧之難完者亦僅二十餘萬矣即
以此二十餘萬將蘇松田地計算如極重科則每

畝三斗以至四斗外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一斗科

則二斗以外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七升。科則二斗

以內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五升。其一斗五升以下

地蕩山塗等。則可不議減。如是合算蘇松二屬田

糧本折酌減與實欠無徵之數相彷在

朝廷減其所必不能完之數。

洪恩已沛。而

國計未虧。在百姓寬其所萬難措辦之徵。實惠普沾。

而正供自力。則考成可期全完。而那移之弊。從此

杜絶矣。臣非敢沽名市恩。實從培養邦本。清釐賦源起見。故以諸臣之屡請未允者冒昧再陳。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敕下户部議覆。行該撫臣核造田畝科則。酌減數目細冊呈

進。恭候

睿裁施行。謹題請

旨。

江寧巡撫部院慕天顔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

題爲蘇松浮糧難完原奏久蒙

宸鑒伏請

天恩早敕廷臣議減以成萬世之良模以培供賦之重地事竊惟江南錢糧獨多於天下蘇松賦額獨重於江南人人所共知也因額重而逋賦難清因積欠而民生日困又人人所共知也臣於康熙十三年備員布政使入

覲時遵
旨陳言恭具蘇松浮糧萬難完額等事一疏上
奏其中備陳歷代增稅賦稅原委及故明仇加重徵
江西
恩豁有例縷悉情事叩請酌減久達
御前未蒙
俞旨時值軍興需餉孔急迄今八載不敢續陳伏思我
皇上加恩於江南百姓蠲減賑恤屢邀
特旨備極優渥而江南百姓之急公報効較之往昔亦

有大可嘉尚者。溯自康熙九年以前錢糧。蘇松民欠每年實有十分之二三。即康熙十年至十三年。雖完數已及九分。然而存留錢糧。未經裁充兵餉。設法先充起運而緩存留。是止算起運之未完。不及一分。而合算起存。仍有一二分逋欠不等也。至康熙十四年以來。存留錢糧盡裁充餉。而完額亦至九分以外。是向之稍寬於存留者。今則急公並輸矣。比之往時考成起運正數。完足十分而有餘矣。況叠遭水旱之時乎。且又官宦加徵。士庶捐例。

無一不出耕衽中逆賊吳三桂反叛之後
王師出征軍需取給於江南不下三千餘萬源源不匱此無他赤子之寸誠感戴我
皇上深恩恨不同心滅賊故不自計其家之有無互相鼓舞多方典鬻竭蹶輸將耳但存此不及一分之民欠即日加敲扑斷斷難完者非民之不盡力也更非官之不設法也實因糧額過浮法無可設力無可盡也今四海蕩平車書一統向之盡力以報
君恩者切望

九重之瀸澤今之寬仁以培
國脈者實在萬姓之休生臣荷
皇上使過之仁不加斥逐仍
賜降級調用去位之臣安敢復言民事但念人臣去
國義不忘
君臣受
恩深重覩此久困民生今正甦息養元之日臣不避
斧鉞再瀆
天聽臣非市恩於謝職之日實爲寬恤此民所以報

君也。臣計蘇松賦額平米三百六十六萬有奇。臣原疏
酌減浮糧數目備載在
國正課。原止減其必不能完之虛數。在兩郡萬民。共
得舒其萬難措辦之催徵。若照江西布政使莊應
會所請袁瑞二府浮糧減額。臣之所請更少也。至
於民困情狀。臣經屢奏浮糧原由。載臣前疏。俱不
敢瑣陳。臣不職。不能爲
皇上養斯民於樂利。惟慶太平有象。與此愚忱。冀安邦
本於萬年耳。伏乞

皇上矜原俯鑒蘇松小民急公有效積苦宜甦
特賜准臣原疏
敕部議覆行新撫臣核定二府田畝科則酌減數目造
冊請
旨施行臣愚幸甚萬民幸甚

工科任辰旦

奏為請酌蘇松之賦額以遂民生以均

國課事臣一介迂儒筮仕劇邑自分沉淪顛躓蒙
皇上破格甄拔忝列省垣　高天厚地之恩捐糜難報
受事以來殫心竭力惟有知無不言直舒愚悃少
助涓埃臣本江南下吏先言蘇松二府之賦額切
聞蘇松之賦額乃故明之厲政久在
皇上洞鑒之中臣不敢贅也而臣切有請者天下各直
省錢糧每歲十分全完者比比而然獨蘇松則數
百年來無全完十分之一者此豈有司之盡拙百
姓之盡頑歟盡力不能也昔夏后氏任土作貢蘇

松屬揚州之分野。厥土塗泥。厥田下下。惟是商賈之所輻輳。貨財之所往來。技巧之所聚集。炫燿耳目。遂若繁華。然鋪張店面。務爲文飾者。亦僅在城市十里之間。至於鄉鎮村落。則居者半是草屋。服者半是單衣。子女之啼飢號寒。實與瘠薄之區無以異也。夫蘇松之東。則接壤于浙省之嘉興湖州。西則接壤于本省之常州鎮江。相去亦不過二百餘里。其間歲時豐歉相同。兩暘之旱溢相同。地方之物產相同。人工之勤惰相同。及考之地丁銀米

之供額以蘇松二府較之嘉湖二府則每畝浮十之三四較之常鎮二府則每畝幾于倍之矣乃即嘉湖常鎮四府亦尚有不能全完之日而欲以全完浮額之數轉責于蘇松多一年則增一比增一比則多一費百姓徒受鞭扑有司徒受參罰浮額相沿而積逋亦復相沿是究竟於　國課奚補哉夫百姓度終歲之力不能完及浮額而以爲難完則仍掛欠額不能停比而計圖暫緩須史習爲常經亦其恒情是以原任撫臣慕　新補偏沅撫臣

丁皆蘇松布政以才能著效蒙

皇上特恩簡用若核以錢糧考成亦不過九分有奇則蘇松之不能力完浮額其明證也今百姓幸生唐虞三代之世此真千載一時倘不能爲之酌量裁減更復誰望用敢仰請

乾斷敕部議查嘉湖常鎮四府之額按其最重者定爲蘇松之額即不然亦請從少減減一分則百姓免一分之困減一釐則百姓沐一釐之惠凡有血氣者皆有良心而急公必倍爲者況

皇上加惠元元比歲以來豁免逋積者何啻數十餘萬

大澤之弘施於斯極矣若浮額未除則不堪民力勢復望赦而奸民反得藉口爲欠糧之張本誠使酌議裁減定一畫一之法則雖頑梗亦知難免而奉法輸將是裁減又正所以裕

國課也以蘇松百姓數百年呼天籲地而一旦蒙恩于今日垂諸百代史冊有光臣久在地方熟視情形冒昧披瀝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全覽敕部議覆施行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湯斌

康熙二十四年十月

題爲詳陳蘇松逋賦難清之由籲請

睿鑒裁酌定不易之規以實

國課以遂民生事臣惟財賦爲

國家根本之計而蘇松尤爲財賦最重之鄉臣以庸

碌謬撫茲土見錢糧累年逋欠每當

奏銷之期多者嘗欠至五十餘萬最少者亦不下三四十萬夙夜疚心懼無以仰佐

國計恒惴惴不安初疑官吏之怠玩繼疑豪强之頑梗乃一載以來詢問耆碩體察民隱間嘗巡行阡陌訪田則之高下考徵科之多寡然後知蘇松逋賦實由民力維艱斟酌調劑貴在及時敢悉心為

我

皇上陳之蘇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而倚山傍湖旱澇難均即豐稔之歲所得亦自有限而條

銀漕白正耗以及白糧經費漕贈五米十銀雜項差徭不可勝計而仰事俯育婚嫁喪葬俱出其中終歲勤動不能免鞭朴之苦故蘇松俗好浮華而獨耕田輸稅之農民艱難實甚兩府與常鎮嘉湖皆壤地相接而賦額輕重懸殊即江浙閩楚並號財賦之鄉區區兩府田不加廣而可當大省百餘州縣之賦民力所以日絀也夫兩府田賦之重固起自明初臣嘗考洪武年間籍沒張士誠將士誠產號為官田賦額特重而民田之起科較輕永樂

以後漕運愈遠加耗滋多宣德正統間巡撫周忱奏減蘇州租七十餘萬石松江租三十餘萬石民困稍甦至嘉靖初蘇州知府王儀請行均田之法盡括官民田而裒益之當時稍救官田之弊但正耗兼配科則繁雜吏易爲奸其後以耗米作爲正糧又運綱諸費額外取之于民因事派徵又如所謂九釐地畝之類日漸增益非復正嘉以前之舊至啓禎時軍餉孔殷加派日繁民不堪命矣

本朝定鼎田賦悉照萬曆年間則例盡革明末無藝之

徵洵稱救民水火近年因時制宜如白糧經費運軍行月永折加價等項載在全書其官收官兑之法最稱便民不可更易然亦因明朝賦重役繁以耗作正不得已爲此補救之計而民力則已殫也順治初年錢糧起存相半考成之例尚寛後因兵餉急迫起解數多又定十分考成之例一分不完難逭部議以四十餘萬錢糧之州縣至與小縣錢糧不上數千或僅一二萬者一例考成官斯土者雖賢如黄霸龔遂何能自免譴謫夫人千里而來

爲吏誰肯以催科無術甘心廢棄一存顧恤功名之念則展轉茍且之計必生或以存留而抵起解或以此項而借彼欵或以新糧而抵舊欠叅罰期迫則以欠作完賠補維艱又以完爲欠種種弊竇莫可究詰一經發覺身家俱喪官之更代日勤蠹胥因之作奸頭緒紛淆侵漁任意雖嚴加追比究之欵額空懸惟貳拾貳年適遇歲豐貳拾叁年荷

蒙

聖恩蠲漕故僅有一二縣地丁全完而他項仍多掛欠

又以年外報完未副議敘之例夫人才力不甚相
遠豈他省之吏幹濟獨優而蘇松之官催科偏拙
良以百姓之脂膏既竭則有司之智勇俱困而前
途之功名絕望則官箴之砥礪難期心已灰矣地
方何賴吏治人才皆足惜也積欠年久惟待
敕蠲我
國家弘敷大賚每一
敕詔蘇松免租多者百萬少者七八十萬是糧額雖重
原非可完之數與其

赦免於追呼旣窮之後何若酌減於徵比未加之先使
得完肌膚而樂昇平且無損
國家歲入之實數乎蘇松版荒所在多有臣嘗委官
履畝踏勘非盡石田不可耕也秖因田不抵賦力
難任役一戶逋逃數家株累小民畏懼而不敢承
佃倘蒙
皇恩稍賜寬減其孰不踴躍復業數年之後按畝陞科
將見田額漸增
國賦日裕是蠲無益之虗額而收墾田之實課也前

此諸臣累累陳請適當軍興旁午餉需告匱之日且俱言前朝苛政欲復宋元之舊事勢難行今賴

皇上德威遠播海表日出之邦絕域不庭之國莫不稽首來享奉琛恐後斯正

國家休養蒸黎培植根本之時上年

鑾輿親巡洞見村落蕭條深軫

聖懷又蠲漕免丁帶徵積欠深仁厚澤淪肌浹髓白叟黃童感極而泣以為生逢

堯舜之主視民如傷若地方官能以民艱

上聞必當大沛

恩膏起三百年之痼疾臣身在地方義無可諉不敢遠

引宋元之說亦不敢比常鎮嘉湖之例惟叩懇我

皇上念民力之已竭察虛額之無益

宸衷獨斷渙發

德音及此纂修簡明全書之時博集

廷議將蘇松錢糧合盤打算各照科則量減一二分

定適中可完之實數無存過重必欠之虛額更將

科則稍加歸併使簡易明白便於稽核或將賦額

最重州縣另立勸懲之典不與小縣一例考成使守令知可以久任可以陞遷不至茍且因循事務廢弛庶幾野無不耕之土户無不完之租民力裕而吏治清賦税充而

國用足億萬年太平無疆之休端在是矣臣非不知賦額久定未便更張但體

國經野貴永久而無弊茍有未善正宜變通况前代之苛政乎我

皇上神聖立極事事垂法萬世此尤關

國計民生之大者
宏謨遠算總自
睿裁非微臣所能仰賛也臣章句腐儒錢穀非所素諳
蒙
皇上隆恩優渥惟知夙夜飲冰圖酬高厚而心血耗竭
疾病侵尋恐一旦溘先朝露終負
聖恩因目覩逋賦難清不敢不冒昧瀆陳字多逾格伏
乞
聖慈睿鑒施行

問蘇松爲財賦重地各省軍餉半仰給於東南若豁免浮額悉如宋元之舊則彼挽强執銳者何所仰賴其果有兩全之策可以永行之而無弊者歟用兵屯以紓民困

國家有百年不用之兵革而無一日可忘之武備此養兵不可不預也然而國本之所以立國儲之所以裕則不在兵而在民蓋兵固設之以爲民衛非將畜之以爲民害也若承平之世豢養百萬之兵使之優游而坐食徒令百姓之脂膏日侵月消是猶爲癬疥之疾而耗臟

腑之精液也夫豈爲治之長策乎今國家之費莫大乎養兵兵食之費皆出於農夫竭十農夫之力不足以供兵士一家之用欲求百姓之無貧不可得巳夫天下之日日消耗而無有窮巳者口腹也天下之源源生長而無有窮巳者地力也以天下之農養天下之君卿大夫則有餘以天下之農養天下君卿大夫而外兼欲養天下之兵則不足驅天下之兵使之力耕而供賦稅則甚難驅天下之兵使之力耕而自給其衣食則甚易用兵屯之法於多事之秋則恐其有妨於軍政用兵屯之法

於閑暇之日則反覺有濟於軍需方今河清海晏甲息戈韜各省之兵皆優游無事酒食醉飽之餘惟有樗蒲賭博縱犬擎鷹籠鳥雀鬬蟋蟀而已乃有司方且月輸其餉日取百姓而鞭笞之甚者或迫其典衣稱貸變產鬻兒以供其所不足甚非國家愛養元元設兵衛民之意矣今欲使各省之兵不致坐費朝廷之帑莫若隨其地之所在取民間荒棄之產而使之屯相厥土宜審其地勢其高者先諭以開河其畀者亟令其築岸築之務使其厚開者務取其深小其垃圩俾之易蓄易洩多其

阡陌使之可合可分五六口之家量給之以三二十畝初年仍全給之以糧以其開河築圩而不能耕也次年三年則半給之以糧恐其農具牛車之未備也自此以後國家可以不給其糧但令之自耕自食仍於農隙之際教以坐作進退之方示以尊君親上之義使其雖耕而不廢其本業十年之後每畝止稅以三升永不踰額仍官儲其稅於廒歲易以新有事而後給之事已即勿給如是則軍安其業民樂其生官無征比之煩吏鮮追呼之擾國家收省費之實農部免厚歛之名一舉而數

善備矣而何慮蘇松嘉湖之浮額不皆復宋元之舊乎地廣人稀之處各州縣皆有此種正宜於兵先爲之開河築圩正其溝塗封植則化磽确爲良田矣設或地近城市則又萬萬不可慮其日後之侵擾也兵當有事之時此田原可名佃不碍其馳驅王事也此誠請豁浮糧之上上一策也

居官備覽

臣子既已讀聖賢書筞名天府便當竭忠報効使君爲堯舜之君但盡忠之事有大有小若但爲國用計惟恐度支之或絀此忠之小者也倘能爲國本計惟恐百姓之顛連此忠之大者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蓋福善禍淫天道不爽況其操財賦之權乎語云居官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乃知古之流芳百世者誠樂得爲君子矣

蘇綽子能繼志

西魏左丞蘇綽博通經術僕射周惠達稱其有王佐才時魏以國用不足制爲征繇之法民以爲苦綽歎曰今之所爲正如張弓非平世也後之君子誰能革之時其子威聞之慨然即以爲已任後威仕隋爲納言於開皇三年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民賴以安後威之子孫仕於唐者累代貴顯

以國用不足制爲征繇法是不以民爲保障而以爲繭絲矣綽之願威能行之非惟孝於家且忠於國矣

元載八年並徵

唐代宗寶應三年。元載爲江淮租庸使。專事聚歛。見江淮民富。乃按籍舉八年之逋欠。揔計其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苛其督責。甚至發徒圍富室。籍其所有。與之中分。富民重足而立。不數年。代宗賜載死。幷其妻子皆伏誅。籍其家。發其祖父之墓。斲棺棄屍。毀其廟主。士民快之。

按唐賦畝不過三升。若八年並徵。每畝幾至二斗四升。彷彿蘇松兩郡輕糧之産矣。在當時豈不可畏。但

八年之中。未必全欠耳。

孔謙重歛酷虐

後唐孔謙。於莊宗同光二年。為租庸使。但知重歛急徵。且復濟以酷虐。莊宗為其所蔽。反寵任之。賜號為豐財贍國功臣。不三四年。小民怨叛。明宗甫即位。即數其罪而斬之。罷其所立科歛之法。并廢租庸使。其所任聚歛虐民之酷吏。即使所在盡殺之。天下大悅。以為快舉。聚歛小人。自古所有。特患彼為善之耳。明宗既能大反前轍。孔謙安得倖免乎。

王永革除重賦累世榮盛

宋王方贄諱永太宗朝爲右補闕時吳越納土受命太宗命永往兩浙均其賦稅先是浙田稅畝三斗永盡除之最重者無過一斗使還責以擅減稅額永對曰畝稅一斗天下通例兩浙既爲王民豈可仍僞國之法太宗然之故兩浙之畝稅一斗者自永始尋爲京東轉運使子五人曰臯曰準曰鞏曰覃曰罕皆通顯臯之子珪爲賢宰相世世榮盛

時天下賦額從無畝稅一斗者兩浙之稅三斗乃吳

越王之莊田也較之民間租額減其大半耳王方贊能知大體故毅然去其重額然比之他處一畝已徵三畝之稅矣向使如元明之計吏則官田之累此時不已兆其端邪

葉夢得越例濟荒身榮子貴

宋葉夢得爲許昌令值大水京西尤甚流民自唐鄧入境不可勝計葉夢得發常平所儲越制賑之全活十餘萬口惟遺棄小兒無由得活詢之左右皆曰恐收養既大仍爲彼父母所取耳公曰彼既拋棄親恩已絶人不

收養其能生乎乃爲立法凡灾傷所棄兒父母不得復認遂作空券數千具載其事令願收者哺之仍給以月米凡活三千八百餘兒高宗時公官至尚書左丞封侯子懋爲轉運使

嬰兒之得生固生于給券尤生于給米自月米給而收養者不唯無子而有子且無炊而有炊矣仁人之用心密矣哉

林機逆旨害民

宋孝宗淳熙初司農少卿王曉嘗以平旦訪給事中林

機。時機在省。其妻曉姪女也。垂淚訴。曰林氏滅矣。驚問其故。曰天將曉夢朱衣人持天符來言上帝有敕林機逆旨害民特令滅門。遂驚寤今猶彷彿在目也。曉曰夢耳何患。因留食待林歸從容問近日所論奏。林曰蜀郡旱。有司奏請十萬石米賑濟。有旨如其請。機以爲米數太多。蜀道難致。當酌實而後與。故封還勅黃上諭宰相云西川往復萬里。更待查報。恐于事無及。姑與半可也。只此一事耳。妻泣告以夢。機不自安。尋以病歸。至福州卒。二子相繼。天門戶遂絶。

帝王之家自有帝王局面十萬之米何足爲多而煩若輩之吝惜耶乃於已沛之君恩因此忽減其半則當時之委塡於溝壑者不知幾千萬人矣無曰高高在上天符不令其滅門也

賈似道官田遺累

宋開慶四年賈似道借限田之說獻買公田之說於理宗謂買得一千萬畝每歲可得六七百萬米凡民間之田多至二百畝外者即買其三分之一以臨安知府劉良貴領其事價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度牒告

身以足其直浙西六郡共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租或
不足則取償于賣主於是六郡小民無不破家切齒似
道恭帝即位以其喪師辱國詔籍其家流至循州中途
遇仇家窘辱備至監押使鄭虎臣拘其子與妾於別所
即於廁上拉而殺之誅其家殆盡
代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以堂
堂天子而欲置產收租下奪匹夫匹婦之口食則宋
徽爲之倡也其後徽宗被金人徙韓州給田十五頃
令其耕種以自食不亦適符其願乎然其時官田猶

未多也。自賈似道復倡買官田之說。而官稅民租盡增其額。唐宋取民之制。殆不可復。浙西六郡。至今猶受其害。似道之被遭天譴。又非林機所可比矣。

楊憲私加重賦

洪武三年秋七月。太原人楊憲爲司農卿。時浙西初平。憲以其民富實。欲厚歛以資國用。因增其賦一畝加爲二畝。民不堪命。皆怨之。上初不知。後憲奸狀顯露。令郡臣按問。伏誅。無後。

按此。則蘇松浮賦。始其事者。明祖也。而長君之惡者。

實楊憲也。惜憲誅後。無人以之入告。即減重額耳。

王竑賑飢不待奏請

明王竑爲都御史。力于濟人。景泰中。徐淮大飢。上命竑巡撫。竑至。曲盡救荒之策。河南山東流民踵至。竑不待奏請。即發廣運倉米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以米。流徙者爲之裹糧。鬻身者爲之代贖。死者給棺葬埋之。然後奏聞。上大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飢死我民矣。竑之子孫。至今科第不絕。

倉儲者。國家之蓄積。百姓者。朝廷之赤子。以國家之

蓄積救朝廷之赤子在我本無所私苟有益于萬姓
吾何惜乎身家彼瞻前顧後者意中惟知有一官耳

袁了凡減糧一節萬善俱完

明袁了凡諱黃初字學海其未遊庠時遇一姓孔老人
以皇極數推其終身當以明經出仕者二載有餘卒於
五十三歲之八月十四日之丑時無子其後縣試以至
出貢凡應考名次無不悉合乃知凡事莫不有命絕無
一毫妄想如是者二十年後遇雲谷禪師於棲霞山告
以故師曰吾始以汝爲豪傑乃今而知原是凡夫從來

大善之人。數不得而拘之。大惡之人。數亦不得而拘之。彼爲命數所拘者中人也。汝奈何被孔先生牢固以縛者至二十年也。因爲講立命之說。授功過格一編且教以持準提咒以期必驗。衷乃篤信受持。時時戰兢惕勵。遇善必爲。如是者一二年。至次年庚午考科舉。孔算考第三。忽考第一。而秋闈竟中式矣。於是遂發求子之願。誓行三千善。至辛巳年。夢功過格化爲金字。遂生長子儼。繼又夢功過格化爲銀字。遂生次子寀。由是復萌中進士之念。而以力行萬善自誓。至丙戌年登第。隨授寶



原缺

漕米乎。是一畝至二十餘畝矣。減一縣之糧。陰功猶如此。浩大況減蘇松一十三州縣之浮額乎。嗟乎。審山。今日依然在。但願人無空手回。